

朱增泉 散文与随笔

人物卷

ZHUZENGQUAN
SANWEN YU SUIBI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增泉

散文与随笔



人物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增泉散文与随笔.人物卷/朱增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104-5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6263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1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25 插页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04-5

定 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这套《朱增泉散文与随笔》，共分四卷：历史卷、人物卷、战争卷和游记卷，一百多万字。

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后来转向散文与随笔写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写诗越来越少，写散文与随笔越来越多。我写的诗歌，曾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汇编出版过《朱增泉诗歌三卷集》：一卷政治抒情诗《中国船》；一卷军旅诗《生命穿越死亡》；一卷抒情诗《忧郁的科尔沁草原》。但我的散文与随笔没有汇编过。

近二十年来，各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年选和其他各种选本，几乎年年都有我的文章入选。我一直想编一本散文选，但由于各种选本选编视角不同、类别不同，把收入各种选本的文章放到一起，显得较杂，这个想法就放弃了。2015年大病一场，停笔不写了。养病期间，把散乱无序的散文与随笔旧稿翻出来倒腾了一遍，经过分类，形成了现在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四卷集子。还有一些归不进以上类别的文章，虽然也有一些获得过好评的篇目，但未能编入。

为什么要用“散文与随笔”来命名我的这四卷集子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本人向来以“写作无定法”为信条。动手

写每一篇文章时,从来不会刻意考虑散文应该怎么写、随笔应该怎么写,只以表达出我想表达的内容为目的。我是一名业余作者,写作的随意性是我与生俱来的习惯。自从有了“大散文”一说,我就更少注意散文与随笔的文体区别了,写作时更加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这就有利有弊。有的评论家认为我这种写法是一种优点,曾把我作为“跨文体写作”的成功例子。但另一方面,各地出版社的编辑专家们,还是会根据我的文章所具有的不同文体特点,分别选编进他们定名的“散文选”或“随笔选”中,这说明我写的文章“文体”不够一致。我接受这种“裁定”,因为我承认凡事都得有所规范。

鉴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我这四卷集子中的文章均可分属两类,有的可称散文,有的可称随笔。不过,从文章内容上区分,历史卷、人物卷、战争卷和游记卷的界定是清晰的。

我对历史散文有些偏好,写得较多,也有些心得。我既注意写一些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大起大落、大分大合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从中发现一些我们今天仍然值得观照的历史规律;也注意写一些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的特殊情景、特定人物、特殊事件,表达我对某些问题的历史见解。

我的人物散文,最早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中有军嫂、士兵、诗人、航天员、元帅、领袖,后来写历史人物较多,成为我历史散文的一条支脉。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有些文明成果也是被人毁灭的,讲历史不可能不涉及具体的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蝇头小吏、黎民百姓。写古今中外的战争,同样离不开写人物,比如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朱可夫等,又比如伊拉克战争中的萨达姆、反恐战争中的本·拉登、北非和中东风暴中的卡扎菲、穆巴拉克等。有的评论对我的历史散文和人物散文给出了如下综合评价:“上自秦汉,下至明清,有秦始皇、汉武帝、项羽、刘邦、

曹操、严嵩等历史人物,有秦行大统、楚汉相争、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无论钩沉历史,臧否人物,讲述王朝的兴衰存亡,勾勒以史鉴今之道,无不立意深远,取材精到,夹叙夹议,文字洗练,尤其战争题材,纵横捭阖,酣畅淋漓。”故我的历史散文和人物散文赢得了不少读者。我十多年间写下的大量历史散文和人物散文,成为一种重要的积累和准备,为我后来系统撰写五卷本《战争史笔记》打下了基础。历史卷中的《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楚汉相争一局棋》《安史之乱》和人物卷中的《曹操》《成吉思汗》《严嵩倒台》等篇目,其实是《战争史笔记》一书有关章节的摘录。这类文章,我追求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能给人以相对完整的轮廓,夹叙夹议地发表一些见解。

这次收进战争卷的散文和随笔,不包括古代战争内容。这卷集子中的文章,以我当年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成的《观战笔记》一书为主,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广泛注意。2010年末至2011年初,突尼斯爆发了以网络推手引发群体性事件为特点的“茉莉花革命”,这场风暴很快席卷北非和中东。我写了一批观察分析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通过低烈度战争(以网络推手和街头事件为主)发生政权更迭的现象,还写了分析叙利亚战乱、伊朗核危机等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以研究新一代战争中以“非战争”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全新战争样式为主,兼带时事评论性质,政论色彩较浓。一般来说,这类文章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色。然而,我在书中对美军打信息化战争新的作战理念、新的作战样式和新的作战手段的概要介绍,对二十一世纪美国战略思维及其战略走向的分析和预判,对二十一世纪亚洲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机遇及必将面临美国战略遏制的分析和预判,正在“不出所料”地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我认为这些文章仍有某些阅读价值的理由。顺带说明,这一卷中的萨达姆、卡扎菲和本·拉登,分别是伊拉克战争、

利比亚战争和“9·11”恐怖袭击三场战争的三位主角,因我对这三位人物做了较为透彻的剖析,故也将这三篇文章收入了人物卷,但题目与战争卷中不同,内文相同。

我写的游记包括国外和国内两部分。国外部分,我对访问俄罗斯所写的一组文章较为满意。当时我是带着满脑子问题去的: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如今到底如何?我在俄罗斯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同那里的新旧官员、普通工人、失业的集体农庄主席和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的青年人有过面对面的对话和讨论,对俄罗斯的现实社会生活做了我力所能及的详尽观察,我找到了一些我想找到的答案,解开了我的一些心头疑惑。对于普京将以何种方式带领困境中的俄罗斯前进,直到今天,我一直觉得我当初所做的分析是对的。普京以其非凡的魄力,依靠彼德大帝崇拜、东正教信仰、苏维埃情结这三样东西重建俄罗斯民族精神,既不走西化道路,也不重走苏联老路,在苏联崩溃的废墟上,放平了他的“三足大鼎”,正带领俄罗斯艰难前进。我写的国内游记也不少,这部分文章虽然不像历史散文、人物散文那样厚重,但就文章写作而言,却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大都比较短小、轻灵,较有文化内涵,其中有的篇目曾被选作高考语文题,有的篇目被选入高中和普通高校语文教材。

总起来说,我的散文与随笔,具有我自己的一些写作风格和特点。比如有些评论提到的大气、厚重、具有历史纵深感、有独特见解等。但写法不很一致,水平参差不齐,这些也是明摆着的文本事实。切盼读者和评论家们多多指教。

朱增泉

2016年3月27日

目 录

自序	001
一位烈士和他的妻子	001
第五“名旦”	007
我惦记着两位西部士兵	012
寻找昌耀	028
一飞惊世界	035
统帅	044
彭大将军	051
周涛的才气与霸气	071
怀念韩作荣	081
中国诗坛流星雨	087
从范蠡说到吕不韦	095
访张钊先生故园	103
同庆毋忘告林翁	115
舍楞其人	123

孤独的陵园	133
汉初三杰悲情录	145
周勃、周亚夫父子	164
卫青与霍去病	186
曹操	201
严嵩倒台	247
成吉思汗	263
朱可夫雕像	313
铁头萨达姆	330
狂人卡扎菲	345
幽灵本·拉登	365

一位烈士和他的妻子

今夜,我因公外出归来,回到战区指挥所那间临时木板房里,桌上照例已堆放着许多干部战士从前沿阵地寄给我的信件。我忘却了长途驱车的疲倦,急速将信封一个个剪开,一封封读着,急于捕捉来自一线猫耳洞内的每一丝声息、每一滴汗味;倾听前沿阵地上的每一声爆炸、每一声壮喝,生死线上官兵们心脏的每一次搏动。

我忽然读到了一封非同往常的信件,心头为之一动。信是从朱厚良烈士牺牲的阵地寄来的。他的战友们在信中告诉我,朱厚良烈士的爱人胡正英,在中秋节那天,从四川寄来了一封信,随信附来一首她深深怀念阵亡丈夫的诗,请他们务必将这首诗在朱厚良牺牲的阵地上读一下。他们照办了。

胡正英的这首诗,不仅是写给阵亡丈夫的,也是写给所有同朱厚良并肩战斗过、现在仍然在继续战斗的战友们的,甚至是写给所有人的,因为她在诗中表达了一个崇高的主题——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

胡正英,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却看到了感受到了你天空一样的胸怀、海洋一样的深情。我要深深感谢你。我曾经许多次向后

方来的慰问团、新闻记者和我所接触到的各种关心前线将士的善良的人们，介绍过朱厚良烈士的事迹，介绍过你，一位当代中国军人妻子承受的重负，你以你的举动展示了天空一样的胸怀，你对丈夫、对前线战士海洋一样的深情。我的介绍——不，你们夫妻俩感人肺腑的事迹，曾把所有听介绍的人的心都打动过，我听到他们的唏嘘抽泣，见到有人在失声落泪。但是，今天，却是你的这首诗，把我这硬心肠带兵人的心打动了，我含泪读完了你这首深情的诗。你不是诗人，但你写出了诗人写不出的诗。

朱厚良，一位多么好的连队指导员啊！我想说，他是世界上最懂爱的人。他对他的爱妻是那么钟情，参战前，他曾经像护卫一位女神似的护卫着他的爱妻，到北京去找最好的医院为她治眼疾。他深深地爱着他年迈多病的双亲和他那刚会走路就染上了慢性肝炎的小女儿。他也爱他那个从小得了癫痫病不能料理自己生活的亲哥哥，由他背账，为哥哥找了一个人……因为他要上前线了，他要竭尽全力把深深的爱注满这个家庭，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好。

他来到前线，又以父母之心、兄长之情，把心中深深的爱全部倾注到全连每一个战士身上。朱厚良所在的八连上阵地前，我曾到过他的连队，见到过他和他的战士们。当时刚刚下过几天雨，满地烂泥，他们的张团长领着我，踏着战区临时板房间的烂泥路，从这一间走到那一间，看望战士们。来到八连，朱厚良和他的战友热情地围着我们。我们挤在一起照过一张合影，战士们都争着往中间挤，我只注意了周围这些即将走上前沿阵地去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反倒没有更多注意他们的指导员朱厚良。他们上阵地的时候，我又到靠近前沿的山路旁去送他们，战士们曾经在那里停下来吃干粮，我现在已想不起来那次是否见到过朱厚良。因为他太朴实了，很难从战士群中一眼看出他来。

他带着一群无畏的战士走上火线去。出发前，有四十八名战

士把血写的誓言交到他手里,坚决要求把他们分配到靠敌人最近、最危险、最艰苦的哨位上去。朱厚良深深感到,这样的战士是最值得爱的。上阵地不几天,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敌人子弹击倒,或被敌人的炮弹炸飞的危险,走遍了全连每一个战斗哨位。有一名新战士刚上哨位时,夜里站岗有些紧张,朱厚良一连陪他站了五夜岗。那位新战士含着泪对他说:“指导员,你走吧,我不怕了。”有一个最靠前的哨位,敌人夜夜来偷袭。朱厚良每时每刻挂念着那个哨位上的几名战士。白天情况少一些,他在连指挥所值班,把连长替下去让他休息,晚上他就上了那个哨位,和战士们一起观察敌情,以静制动,三个晚上歼灭七名来犯之敌,使那里的防御稳定了。

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天天啃压缩饼干,虽然也有罐头送上去,但谁见了都不想吃。战士们多么想吃到一口碧绿鲜嫩的蔬菜啊!虽然战士们谁也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朱厚良却知道了。他对连部几名战士下了命令:后面送上来的蔬菜,把摔烂了的、捂黄了的菜帮子留在连部,菜心子一律送到一线去。“同志们在前面太苦了!”他说。他身边的几名战士,天天和他在一起吃黄菜帮子下面条,他们都是含着泪在吞咽,但谁也不敢对他们敬重的指导员看一眼。他们都知道,指导员一身都是病:风湿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肩周炎、胃痛,身上到处贴着伤湿止痛膏。他身边的战士都担心他这么苛刻自己,长期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里会顶不住的。

他远在四川的爱人胡正英,又何尝不时时刻刻在挂念着他。她一次次给他寄来麦乳精、糖果小食品。他拆开,一件件看过,拿起来闻着,终于放下,转过身来下令:“都送到前面哨位去,同志们在前面太苦了。”又补充一句,“告诉同志们,是后方人民寄来的慰问品,不能给后方人民丢脸。”不久,阵地上热得不行了,战士们晚上战斗,白天抢修工事,出大汗,水贵如血。团长、政委下了命令:“到后方去买西瓜,往上送!”西瓜分到八连,朱厚良下令:“全部送

到前沿！”通信员周军“偷”了一个，想留给连长、指导员吃，副团长突然来到，小周心里一慌，西瓜掉在地上。朱厚良捡起一块比较完整的，请副团长吃，又拿吃饭的小勺子，把撒在地上的西瓜瓢一勺勺舀在饭盒里。副团长走后，他拿起那大半饭盒瓜瓢，把几个战士叫到身边，说：“你们很辛苦，但前面哨位上的战友们更辛苦。西瓜都送到前面去了，没给你们留一个，对不起你们，今天我们每人尝一口吧……”

正当战斗打得紧张的那几天，三班长耿广合父亲病故。朱厚良知道小耿家里本来困难就不少，把当月留下的二十元买烟钱给小耿家寄了去，还写去一封安慰信。阵地上好多战友知道了，一个个往一起凑钱，给耿班长家寄去。耿广合在哨位上迎着朱厚良，拉住了他的手，想说一句感激的话或是表决心的话：“指导员，我……”他流着泪，说不出来。最后说了句：“指导员，您保重！”转身上哨位去了。

1986年5月31日，朱厚良和连长来到前沿哨位上，看望战士，检查工事。敌人突然向这边炮击。“快进洞！”朱厚良反应快，连喊带推，把连长和三名战士推进洞内，他用身体堵住洞口。平时仅供两人战斗、生存的猫耳洞，怎么也容不下五个人。连长拖他，要换他进去。他大吼：“你是连长，你出了事谁指挥？”几个战士使劲推他：“让我们出去，你进来！你进来！”他骂：“嚷什么，谁也不准动！”敌人的两发炮弹就在洞口爆炸，朱厚良倒下了！洞里的四个人安然无恙，他们一拥而出，抱起指导员，拼命喊他、摇他，但再也听不到他的回答。

指导员朱厚良牺牲的消息传遍阵地，全连为之恸哭。他的遗体从阵地上抬下来，八连的和不是八连的战士们，都跟上来为他送行，无意中形成了一支浑身泥血、满脸是泪的送葬队伍。战士们将他安放到一条小溪边，为他清洗，他一身挡住了敌人二百多块罪恶

的弹片。战士们又哭起来,被他的鲜血染红的溪水,载着他的忠魂向远处呜咽流去。

部队还没有来得及通知烈士家属,胡正英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朱厚良壮烈牺牲的消息,当即昏死了过去。周围的人们突然发现了他们身边存在着这样一位当代中国军人的年轻妻子。人们开始认识胡正英,了解胡正英,逐渐知道了胡正英心灵上经历的一切。战争是要死人的,对于这一点,朱厚良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部队上阵地前夕,他带领全连开过誓师会后,悄悄把团政治处主任张君堂叫到一边,请他为自己单独照一张相。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板房里,墙上挂好了中国共产党党旗,朱厚良紧握拳头,举手向党宣誓。张君堂为他“秘密”摄下了他这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庄重、最辉煌的一瞬。

朱厚良牺牲后没有多少天,在他刚刚离去的前沿阵地上,就收到了胡正英从四川寄来的信件和包裹。不过,她这一次写的已不是“朱厚良收”,收信人和收件人是朱厚良生前战友的名字。她在信里说,你们失去了一位好指导员,我失去了一位好丈夫,我的孩子失去了一位好爸爸。她还说,厚良生前在给我的信中交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我买些防暑的药品寄去,他说战士们在猫耳洞里太热了。怪我没有抓紧,现在遵照他的嘱咐,我寄给你们。第二件事,他说他太忙了,让我帮他做些工作,给你们在后方的亲人们经常写些信,给他们一些安慰也好。请你们把家庭地址都告诉我吧,我要遵照他的嘱咐给你们的亲人写信……胡正英已成为鼓舞前线战士英勇战斗的又一面旗帜。

中秋前夜,胡正英又写下了深切悼念阵亡丈夫的诗寄往前线。她在诗中写道:

是军人的妻子哪能没想过

在这感情的天平上
我们选择了祖国
为了和平的太阳不落……

多好的诗啊！这是只有像她这样有文化知识和高尚情操的军人妻子才能写出来的诗。朱厚良和她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深沉的诗，一首壮美的诗！

1986年6月

第五“名旦”

尧山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邋遢。邋遢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见到他，是好几年前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到文联宿舍去看过一位画家，告别出来，下楼往外走，胡同口迎面走来一位中年大汉，背心，短裤，满脚尘土，趿一双塑料拖鞋，推着一辆饱经风雨、从不擦拭、除了铃铛不响别的地方都响的破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塑料提兜，提兜内斜插着一把晒蔫了的大葱。他走到我跟前嘿嘿一笑，我抬眼一看：哟，尧山壁！

论学识，论头衔，他身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也是省城数一数二的大文人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在闹市区上街，竟是这么一身装束，压根儿就是一位刚从地头归来的庄稼汉子！

我跟他打趣：“下地去啦？”

他嘿嘿一笑：“买菜。”

后来跟他交往多了，更有机会观察他的四季装束：他连冬天穿皮鞋也是踩倒了鞋跟趿在脚上的！偶尔在某些正式场合遇见他，外面也套件灰色西服，皱皱巴巴，不熨不烫，也从不系领带——我怀疑他不会打领结。人家的皮鞋都是擦油的，他的皮鞋却是扑粉的，鞋头上总有白蒙蒙的一层尘土。文联大楼内有他几位大学时

代的同窗，人家常年西装革履，一身知识分子干部气派。就连以《我乡间的妻子》闻名诗坛的“乡土派”诗人刘小放，他送给我的一本新出的诗集上，也印有一张身穿大红衬衫的彩色照片，被时代熏染了半身风流倜傥气派。唯独这位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尧山壁，始终是这么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洗不尽、冲不掉的浑身泥土气息。

他身上邋遢，他的办公室也邋遢，我同他的交情不算浅，曾几次到文联大楼去看他，但他一次也不让我进他的办公室。他每次听到动静都急急地趿着鞋迎到走廊上，将我领到隔壁值班室里去坐，坐下后朝我嘿嘿地笑。我好不纳闷，悄悄问过刘小放：“他办公室里可有什么秘密吗？”小放答：“从来不打扫。”于是我竭力想象他办公室内的脏乱模样，但总也想象不出脏乱差到什么程度，后来，他搬了家，住进了文联院内的新楼里，他把门牌号码告诉了我。我有一个星期日去看他，家里只有他女儿在，说父母都在前面的办公楼上。她说着马上下去叫，不一会儿夫妇俩上来了。我问：“星期天还开会哪？”他夫人道：“帮他在办公室里大扫除，出垃圾！”他朝我嘿嘿一笑，为我倒了一杯茶。

家里是他夫人的领地，虽朴素，但利索。

他头发不多，常年凌凌乱乱，从不去理发店。家里有把推子，待他夫人看不下去时，就强按住他脑袋为他收拾一下，“用不着‘间苗’，只修修‘地边’而已”。他将此视作莫大美事，特作散文《理发》一篇，意思是说：他对夫人情有独钟，夫人为他理一次发，能令他享受到一次全身心的舒坦。若是上理发店，要是不巧遇上一位或胖或瘦或美或丑的女理发师，会使他浑身别扭不知如何是好，回到家见了夫人会脸红。

他是位烈士遗孤。他父亲曾是活跃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某游击支队的一位传奇人物，在他出生的第十四天，父亲就在战